

當代中東衝突之反思

看待伊斯蘭世界的另一種可能性

Rethinking the Modern Middle East Conflict: Another Possible View to the Islamic World

江孟勳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wasimchiang@gate.sinica.edu.tw

壹、前言

以阿衝突從二十世紀上半葉開始，一直是全球關注的焦點，而衝突的情況持續至今仍未停歇。近期的衝突事件如 2023 年 4 月位於耶路撒冷的阿格薩清真寺，受到以色列警察的突襲，逮捕了大量當時在做禮拜的穆斯林民眾，緊接著黎巴嫩與以色列雙方相互發動報復性空襲行動，後續也有來自於敘利境內的火箭也對以色列發動攻擊。這些事件透過媒體的報導，再次引起全球的關注。然而，台灣多數媒體與民眾針對類似的新聞事件，似乎也司空見慣。更重要的是，多數媒體或民眾往往將這些衝突的主因，歸咎於與伊斯蘭宗教信仰有關，這樣想法背後所隱含的概念，是由歐美國家為首，再加上往往被視為與歐美國家同一陣線的以色列，所構成的西方世界與伊斯蘭世界兩大陣營之間的衝突。

據此，將伊斯蘭世界視為一整體，成為西方國家在全球政治舞台中主要競合目標之一，似乎也變得順利成章，並無可議之處。但將「伊斯蘭世界」視為一體，用以理解中東以阿衝突的思考架構是否適切，或是有沒有其他思考架構，作為更深入理解此衝突的可能性，將是本文所欲討論的核心。本文將從「伊斯蘭世界」被視作一整體此概念的淵源與歷史變遷來切入，重新反思以阿衝突背後所隱含伊斯蘭世界概念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試圖提供一個有別於傳統認知的觀點。¹

貳、十九世紀末一體性「伊斯蘭世界」概念的出現

將穆斯林居住區域連結在一起，視為單一整體而形成所謂伊斯蘭世界的概念，最早出現在十九世紀晚期。但在此之前，在穆斯林所居住的廣大地理區域，包括今天的西亞、北非、南亞甚或是東南亞等地，穆斯林社群內部並沒有一種共同體概念的出現。十九世紀晚期受到歐洲帝國主義擴張的影響，有部分歐洲知識份子延續了白人至上主義的思維，主張現代西方文明的優越性，認為進步現代西方文明有責任與義務，對落後或未開化的東方文明與社會進行統治，此舉才能使本質上較很難開化的東方世界，轉變成較進步的現代進步文明世界，而在支持此種文明教化主張的論述中，也涉及將穆斯林視為劣等種族的論述。而當時歐洲知識份子眼中落後的東方社會，主要所指涉的正是本文中所指涉的伊斯蘭世界。²換言之，將伊斯蘭世界視為緊密連結共同體的起源之一，並非來自於穆斯林社

¹ 本文內容主要參考 Cemil Aydin 的《穆斯林世界的理念》(*The Idea of the Muslim World*) 一書，加上筆者個人過去對現代中東與伊斯蘭歷史的相關研究所形成。

² Kemal Karpat, *The Politicization of Islam: Reconstructing Identity, State, Faith, and Community in the Late Ottoman St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群本身，反而是與外部因素刺激所導致。

雖然在西方文明教化論與歐洲殖民主義的擴張等外部因素影響下，促使伊斯蘭世界此概念的出現，但這並不意謂著就可將穆斯林社群內部因素，完全排除在形塑伊斯蘭世界概念的過程之外。實際上，穆斯林自身對於當時國際局勢發展的看法，以及對歐洲知識份子在意識型態上的回應，也是另一個不可忽略的部分。

當時穆斯林居住地區，在歐洲國家進行殖民主義擴張之下，大多數逐漸開始受到這些強權國家直接或間接統治，再加上前述將穆斯林視為劣等種族論述的影響，使穆斯林社群內部的統治者與知識份子開始有所回應。部分穆斯林知識份子主張應檢討自身社群內部力量衰弱的問題，正因社群自身力量的衰弱，才使得穆斯林無法對抗歐洲強權得入侵。當時的政治領袖，由於自身國力在軍事與經濟力量逐漸衰退的情況下，提出「泛伊斯蘭主義」(Pan-Islamism)的主張，想要透過伊斯蘭信仰的連結，聯合不同世界各地區的穆斯林團結一致共同抵抗歐洲殖民主義侵略。³此時穆斯林社群內部開始有意識的，將伊斯蘭世界視為一整體的情況。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以及歐洲與西亞地區地緣政治上的競合，泛伊斯蘭主義與一體性伊斯蘭世界的概念，在一次世界大戰前夕達到高峰。當時身為同盟國一員的歐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其統治者以穆斯林社群最高領袖哈里發(Caliph)的名義，呼籲全球穆斯林發動聖戰(Jihad)，共同對抗其他協約國。

³ Sami Zubaida, *Beyond Islam: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Middle East* (London: I.B. Tauris, 2011); Emad Eldin Shahin, "Muhammad Rashid Rida: Renewal, Renewing, and Renewers," in Charles Kurzman, ed., *Modernist Islam, 1840-1940: A Sourceboo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參、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伊斯蘭世界」概念的消退

從一次大戰到二次大戰爆發前這段期間，穆斯林們面對維持數千年的伊斯蘭政治體制（哈里發制度）的廢除，再加上全球局勢產生劇烈的變化，包括國族主義與民族獨立自決的浪潮，⁴俄國世俗化共產主義革命成功等發展，使穆斯林自身開始重新思考自身認同性的問題。⁵

雖然在二次大戰期間，不論同盟國或軸心國成員皆表明對「伊斯蘭世界」的支持，此種表態僅是兩邊陣營擔憂因穆斯林統治者偏向任何一方，致使己方陣營勢力減弱之故，伊斯蘭世界此概念成為兩陣營宣傳口號中常出現的詞彙，針對當時國際政治局勢，伊斯蘭世界此一共同體並無左右情勢發展的實質影響力。⁶而在 1950-60 年代間，伊斯蘭世界被視為一整體的概念，由於受到去殖民化浪潮的影響逐漸褪色。此時原本在歐洲強權統治下的殖民地人民，主要目標在於尋求政治上的獨立。在南亞區域，原本同屬於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廣大穆斯林人口，也因而分別被劃分在脫離英國獨立後的不同國家中。

例如印度獨立建國，巴基斯坦、孟加拉也從印度中分離出來建國等政治發展。在過去近一個世紀中，南亞穆斯林在英國統治者因

⁴ Salman Sayyid, *A Fundamental Fear: Eurocentr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Islamism* (London: Zed Books, 2003).

⁵ 對於哈里發政體存廢的爭論，不僅涉及穆斯林社會的政治層面，更重要的是對於宗教信仰層面的衝擊，造成當時全球各地穆斯林知識份子開始反思自身認同，未來獨立建國的政治體制與民族間關係等議題；Mona F. Hassan, *Longing for the Lost Caliphate: A Transregional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⁶ 兩方陣營在西亞、東南亞等區域尋求穆斯林的支持，詳參：Michael Goebel, *Anti-Imperial Metropolis: Interwar Paris and the Seeds of Third World Nat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Abu Talib Ahmad, *The Malay Muslims, Islam and the Rising Sun, 1941-1945* (Selangor: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003); Nir Arielli, *Fascist Italy and the Middle East, 1933-194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擔心穆斯林集體動亂考量下，得以對英國統治者帶來不小的政治壓力，或是基於某些共同利益下能夠成為英國統治者願意合作的對象。但在前述穆斯林人口重新畫分之後，使南亞穆斯林具有左右全球政治局勢發展的情況大幅減少。這樣的變化，也可從該時期新聞記者的報導，或是研究國際政治的學者的論述中，已鮮少將伊斯蘭宗教因素，作為解釋世界局勢走向的關鍵，反而是世俗化的意識形態，例如自由主義、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等，成為此時期在討論有關全球政治或區域政治局勢發展時，最受到矚目的焦點。

肆、1970 年代後「伊斯蘭世界」浪潮再現

隨著國際整體局勢快速變化，伊斯蘭世界淡出世界舞台的時間並沒有太久。二次大戰結束後，全球政治發展進入冷戰時期。在此期間，以阿之間爆發數次大規模戰爭與區域衝突，再到伊朗何梅尼革命等重要歷史事件，使 1970-80 年代夾在美蘇兩強對抗之間，許多以穆斯林人口作為多數的國家所形成的伊斯蘭世界，再次成為全球政治中關注的焦點。

當時全球社會也見證了源於歐斯曼帝國時期泛伊斯蘭主義的復興，以及號召全體伊斯蘭世界團結的呼聲再度地出現。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當時全球穆斯林社群並未存在如歐斯曼帝國的大一統政治實體，而是分別由五十多個獨立國家所組成，這些國家組成的「伊斯蘭世界」卻經常在地緣政治上被視為一體。從地緣政治上將伊斯蘭世界視為一體的概念，從一次大戰時達到巔峰，到了冷戰時期再度出現，嚴格來說，此一發展並非與穆斯林社群內部教義信仰或共有的歷史經驗有關。

如同先前所述，伊斯蘭世界此概念的首次出現，實際上是歐斯

曼帝國與當時歐洲國家在軍事與外交層面上的交互作用所產生，而到了冷戰之後，伊斯蘭世界此概念則再度伴隨整體國際局勢的變化與伊斯蘭世界的需求，受到再次的調整與重構。

除此之外，此時期伊斯蘭世界概念的再現，除了與前述地緣政治因素有關之外，也與以下兩項因素有很大關聯。其一是與穆斯林群體逐漸被種族化（*racialization*）的現象，其二則是與 1970 年代後期在全球宗教復興浪潮下，伊斯蘭信仰再次受到穆斯林自身重視有關。前者使這個本質上原以信仰伊斯蘭作為共同連結的群體，逐漸與傳統上以血緣或語言作為連結，而形成所謂的種族的概念畫上等號，這種「穆斯林種族」的概念，如先前所述，在十九世紀末就已發生過，只是在冷戰時期再度出現而已。

承前所述，在 197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間，伊斯蘭世界共同體此概念的再度受到穆斯林的重視，則與全球世俗化主義浪潮的衰退，以及包括伊斯蘭信仰在內，全球性宗教復興發展有關。⁷在二戰之後許多已取得政治獨立的穆斯林國家，原希冀世俗化的意識形態能夠帶來國家整體力量提升，促進社會的進步與經濟繁榮，不過整體社會發展並未如預期一般邁向美好的康莊大道。糧食、經濟、移民等問題，甚或是穆斯林與其他宗教信仰者的衝突等，諸多問題逐一浮現。

許多穆斯林統治者訴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強調無神論或貶低宗教重要性的意識形態，卻未帶來預期在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上的正面效果，反而帶來更大的問題，例如埃及領導者納瑟（*Jamal Abdel Nasser, 1918-70*）與沙達特（*Anwar Sadat, 1918-81*）即是代表

⁷ Scott Thomas,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Millennium*, 24:2(1995), pp.289-299.

性例證。⁸而後殖民時期的穆斯林知識份子，原本衷情於追求現代化或西化的主張，對於世俗化的社會主義或自由主義懷有美好的想像並寄與厚望，在前述問題逐一浮現之後，這種想像也逐漸破滅。加上一些偶發性的歷史事件的發展，包括伊朗何梅尼革命、《大衛營協定》（Camp David Accords），以及沙烏地阿拉伯政權推動所謂瓦哈比主義（Wahhabism）等。在前述發展脈絡之下，伊斯蘭這個穆斯林社群中固有宗教傳統，重新再成為穆斯林所寄予厚望的對象，而高掛伊斯蘭大纛呼籲穆斯林團結的呼聲也再度出現，因而也受到當時美蘇兩陣營的重視，伊斯蘭世界共同體的概念，也因而再次成為全球國際局勢變化下的主角。

近期以來，伊斯蘭世界共同體的概念，以及生活在「伊斯蘭世界」中的主要行為者（穆斯林），也成為充斥西方社會中伊斯蘭恐懼症（Islamophobia）論述，主要指涉與攻訐的對象。伊斯蘭世界作為一整體的概念將如何發展與變化，仍值得繼續關注。

伍、結論

將伊斯蘭世界視為一共同體的概念，實際上源自於十九世紀晚期，在國際政治局勢變遷、文明論與泛伊斯蘭團結論述等因素交互作用下而出現，是穆斯林與包括基督宗教徒在內的非穆斯林所共同形塑的概念。從那時開始一直到今日，隨著時空環境的變遷，「伊斯蘭世界」成為穆斯林推動伊斯蘭團結的重要概念，同時也是反穆斯林人士藉以塑造文明衝突論，或伊斯蘭威脅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綜觀穆斯林與反穆斯林共同建構出伊斯蘭共同體概念的過

⁸ Philip S. Khoury, "Islamic revival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secular state in the Arab world: A Historical Appraisal," in I. Ibrahim, ed., *Arab Resourc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2016), pp.213-236.

程，顯示出兩者間並存卻又相互對立的微妙關係。

本文期望透過上述內容，對行之有年且看似合理的概念，提供另一個思考的可能性，也期望使吾人能夠瞭解到歷史發展變遷的偶然，反思宗教因素在全球政治發展中所應扮演的角色，以及慣常在地緣政治與種族因素交疊而成的視角下，來觀察分析中東區域衝突時，所隱含的侷限與危險。